



篡唐

周知佳
看

我是朱温，

我为五代十国正名，
为你诉说侠骨柔情，
龙虎相争，帝王枭雄，
乱世奢华，轮番上演。
这是一部宫廷更迭史，
也是一部个人历练史。



纂唐

周知佳
著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篡唐 / 周知惟著. — 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
2017.8

ISBN 978 - 7 - 5472 - 3995 - 7

I. ①篡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朱温(852 - 912) - 传记
IV. ①K827 = 4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所核字(2017)第 096708 号

篡 唐

CUAN TANG

出版人 / 孙建军

著者 / 周知惟

责任编辑 / 王明智

封面设计 / 孙倩

出版发行 / 吉林文史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/ 130021

网址 / www.jlws.com.cn

电话 / 0431 - 86037501

印刷 /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mm × 1000mm 16 开

印张 / 12.5 字数 / 210 千

版次 /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/ ISBN 978 - 7 - 5472 - 3995 - 7

定价 / 38.00 元



目录

- 001 | 野心弑主
- 009 | 兔死狗烹
- 017 | 懦主践祚
- 022 | 剑拔弩张
- 039 | 伉俪情深
- 049 | 祸起萧墙
- 059 | 九曲之变
- 070 | 作威作福
- 081 | 屠戮清流
- 091 | 淮南易主
- 102 | 九锡之礼
- 117 | 宫廷喋血
- 131 | 兵临沧州
- 140 | 一箭之仇
- 166 | 太祖皇帝
- 182 | 报应不爽



野心弑主

公元904年，唐昭宗天祐元年。秋夜，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即将拉开序幕。

洛阳宫椒房殿里，一个三十七八岁的男子躺在宽大的床榻上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睡在他枕边的是个不到三十岁的美貌女子，男子夜不能寐，不是因垂涎女子的美色而心猿意马。这个女子是他的爱妾李渐荣，此时已进入熟睡状态，一个多时辰前他们还云雨了一番，男子睡不着另有原因。

夜色越来越深，一轮亮得发白的圆月将寝宫外的院子照得惨白。男子不是没有失眠过，但他以前从未见过如此惨白的夜晚，他总觉得这个夜晚不同寻常，似乎会有不祥之事发生。但究竟会发生什么？真要较真起来，男子也迷惘了。除了这片令人疼得难受的惨白，空旷的院子里杳然无声，半个人影都见不着。

院子的西北方位，种着一棵歪脖子槐树，这棵树的树皮上沟壑纵横，是一棵历经沧桑的老槐树了。忽然，一阵阴森的秋风袭来，吹得老树的枝叶婆婆作响，枯黄的败叶落得院子里满地都是。男子心



中一凛，顿时生出几分莫名的惧意，这个夜晚实在有些诡异，男子在心里嘀咕，并紧闭双眼督促自己尽快睡着。

到了明天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男子这些年来每次入睡前都是这样给自己打气。可惜，在今天这个诡异的夜晚，有人不想让他再活到明天。

洛阳宫外向南五里处，有一座威严气派的梁王府邸，这座府邸的主人正是梁王朱全忠。洛阳的市民们都知道，这个梁王以前是个乡巴佬，还是当地有名的无赖，当过逆贼头子黄巢的将军，后来他弃暗投明，才赢得了如此这般显赫的地位。但这种有过造反前科的人往往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一旦大权在握，就想重操旧业了。

梁王府梁王的书房里，今晚聚集了一群各怀鬼胎的文人武夫，他们都是梁王朱全忠的心腹。与椒房殿院落里诡异的气氛不同，这里杀气腾腾，白痴都知道这群野心家想杀人了，而且是那么的迫不及待。

朱全忠端坐在主位上，一股威严之气迅速弥漫，让在场的文武官员莫不肃然起敬。他虽然是无赖出身，但身材魁伟，高鼻梁，眼耳皆大于常人，满脸横肉上生长着浓密的虬髯，不像个无赖，也不像个莽撞的武夫，反倒有些英武。虽身着便服，但也不怒自威，哪怕就是一瞪眼，也能让人不寒而栗。

没等朱全忠开口，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男子就按捺不住，骂骂咧咧道：“像李晔那种废物，联手下的阉人都管不住，早就该让位给父王了！”

此人名叫朱友恭，是朱全忠的养子，官拜左龙武统军。朱友恭口中所骂的李晔，正是当今天子，李晔曾被宦官挟持，差点被杀，幸

亏朱全忠派兵入宫诛杀宦官，才使李晔避免死于阉人之手。

朱全忠对朱友恭的粗鲁有点不满，他淡淡地说道：“恭儿，你先闭嘴，不许胡说。”

“父王……”朱友恭还想劝说，朱全忠瞪了他一眼，即便是彪悍的武夫，朱友恭也只能惴惴不安地退立一旁。

宣徽南院使蒋玄晖是朱全忠的心腹将领，此人心狠手辣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新朝廷的开国功臣，而杀了当今天子是个绝好的立功机会。

他可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。

“梁王虽仁慈，但天子未必知恩图报，末将可听说，天子表面上对梁王顺服，内心实怀有杀心。梁王已救过天子一次，何必再饶他一次，养虎为患？还请梁王下令，末将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！”蒋玄晖为了怂恿朱全忠对天子痛下杀手，不惜捕风捉影，以极具煽动性的语气添油加醋。

朱全忠很满意蒋玄晖的忠诚，但他反感一个杀人鹰犬在他面前指手画脚，鹰犬的职责就是坚定不移地执行主子的命令，而不是教主子怎么下命令。他端坐在主位上，一言不发，朝身着甲冑的蒋玄晖也瞪了一眼，蒋玄晖连忙知趣地退下。

朱全忠城府深不可测，当今世上能猜到他心思的只有两人，可惜这两人都不在场。在场的谋臣武将们都糊涂了，梁王这架势，是不想对天子下手了吗？梁王怎么能打退堂鼓呢，这也太不果断了吧！

书房里嘈杂不堪，众人交头接耳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分明有几分抱怨。“肃静！”朱全忠厉声说罢，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。这时，他又给

了众人希望，朝一个穿朱袍的文官道：“先生，你看此事该如何处理？”

此人是判官李振，三十五岁左右，中等身材，以前是个落第书生，很早便投在朱全忠麾下，现在是朱全忠手下第二号谋士。李振引经据典、简明扼要地吹捧了一通：“天下无常主，有德者居之，是以高祖代隋，海内赞誉；太宗屠兄，不失英主。梁王匡扶社稷，威加海内，功勋昭著，何必过于自谦，久居人下？”

朱全忠很惬意，文人到底是文人，骂起人来尖酸刻薄，但吹捧人也足以让人甜到心坎。不过他没有得意忘形，又问了李振一些相关事宜，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，终于确定下来了。

时光悄悄流转至亥时，床榻上先前辗转反侧的男子终于坠入梦乡。孤寂的椒房殿又恢复了死气沉沉的宁静，阴森的秋风戛然而止，惨白的月光把死寂的院子照得更加恐怖，槐树上急欲坠地的老叶也屏声息气，战战兢兢地蜷缩在树枝上。

忽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这死气沉沉的宁静，紧接着，院子外传来咚咚的敲门声。那声音起初比较微弱，有节奏地响了片刻后，变得猛烈迅捷，响声如雷，惊醒了寝宫里熟睡的男子和他的爱妾李渐荣。

男子顿觉大事不妙，心怦怦跳个不停，女子也是满脸惊慌，花容失色。男子心想，不管外面有什么情况，这个时候都不能慌，于是抑制住恐惧，从容不迫地起床更衣。女子见男子从容自若，心里也平静了许多，一边更衣，一边不住地询问外面发生了什么。

男子柔声宽慰了几句，又连忙呼唤守卫宫门的太监。这时院外的动静越来越大，敲门声也更加迅疾响亮，再不开门，门外的人恐怕



是要破门而入。

“陛下。”一个五十多岁满脸褶子神色慌张的宦官在门外向男子请命。他是椒房殿的宫门监裴贞，在偏房打瞌睡的他也被门外的动静惊醒，听到男子的呼唤，连忙行色匆匆地赶来请命。

男子名叫李晔，正是当今天子，他以命令的口吻对裴贞道：“外面发生了何事，速去察看。”

“奴才遵命。”裴贞惴惴不安地走到了院门旁，不敢开门，以尖细的声音朝门外道：“来者何人？可知私闯后宫是死罪！”

门外应声传来一个刚烈的声音：“吾乃宣徽南院使蒋玄晖，今夜有紧急军情传来，梁王派末将前来请陛下商议军事，还请公公禀告。”

裴贞敷衍道：“夜已深了，陛下正在休息，有事明日再说。”这个在宫廷里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奴，不知见过多少阴谋谎言，他显然是不相信蒋玄晖的这番说辞。

话音甫落，他突然感觉胸口一阵剧痛，垂首俯视，前胸被一柄利刃插入。原来，蒋玄晖自料无法骗裴贞开门，竟然拔出佩剑朝门缝刺去，一剑正中裴贞前胸。裴贞惨叫一声，感觉喉咙似有咸意，“哇”的一声口吐鲜血。蒋玄晖抽出佩剑，拼尽全力一脚将院门踹开，裴贞被撞倒在地。

李渐荣被裴贞那声惨叫吓得不轻，壮着胆子开门察看，只见刀光剑影，一个穿着银色盔甲的将军率领数十名甲士破门而入。那将军正是蒋玄晖，他一眼便望见李渐荣，厉声道：“敢问昭仪娘娘，陛下可在寝宫？”

李渐荣满脸通红：“陛……陛下不在……”

“给我搜！”蒋玄晖显然不信，做了个手势，手下甲士见状便朝寝



宫扑去。

“住手!”寝宫内传来一声严厉的训斥,迅速阻止了甲士们行动的步伐。

蒋玄晖心中一凛,只见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子,模样清秀,唇上一撮胡髭,身穿赤黄色圆领龙袍,腰间系着一条九环带,脚踏六合靴,从容走出寝宫。此人正是李晔。

“将军这是做甚?想造反吗?”李晔厉声质问。

蒋玄晖也不甘示弱,揶揄道:“末将岂敢,但奉命送陛下上路!”

李晔倒也没有太震惊,当了这么多年傀儡皇帝,他也早料到了今天的下场。悲剧降临之前,他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,真到了这一刻,反倒释然了。

“奉谁的命?”李晔下意识问道。见蒋玄晖默然不语,李晔又道:“你不说朕也知道,是梁王朱全忠,朱全忠狼子野心,早想对朕下手了。”

蒋玄晖冷笑道:“既然陛下都知道了,就别怪末将了!”

李晔长叹一声:“朕自当一死,他朱全忠要谋朝篡位,如何还容得下朕?”

说罢,李晔又含情脉脉地望了两眼李渐荣,以恳求的语气对蒋玄晖道:“男人间的事不应牵涉女人,爱妃与此事无关,朕走之后,将军可否让梁王善待爱妃?”

李渐荣闻言,娇躯一震,险些瘫倒在地,两行热泪汨汨流淌,哭得撕心裂肺。没等蒋玄晖表态,她冲出寝宫,哽咽道:“臣妾不要离开陛下,如果陛下走了,臣妾也不愿苟活。”

“爱妃,这不关你的事,你又何必陪朕去死!”李晔心痛极了,强

忍住眼眶中打转的泪水，一把搂住李渐荣，让她依偎在自己怀中。

“陛下待臣妾情深义重，陛下不在了，臣妾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！”

李晔感动得无语凝噎，半晌说不出一个字来，只是把李渐荣抱得更紧了。

蒋玄晖毕竟不是没心没肺的木人，面对这对特殊恋人的生离死别，也不免为之动容，他淡淡道：“昭仪娘娘是死是活，全在陛下，只要陛下识时务，梁王何必难为娘娘。”

“如此便好。”

“陛下还有何话想说？”

李晔面如死灰，迟疑了片刻，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朕无话可说，只望将军信守承诺，不要为难爱妃。”

蒋玄晖利落地拔出长剑指向李晔，冷冷道：“那末将就送陛下上路了。”

“不劳将军动手，朕自行了断。”此话犹如一道惊雷，在场之人无不心中一凛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娇柔而绝望的声音突然在院子里响起，又令在场之人无不大惊失色。

原来，李渐荣见李晔已无活路，不想看到李晔死去，只想先行一步为他殉节，也好在黄泉路上做一对苦命鸳鸯。她迅速地挣脱李晔的怀抱，泣声道：“臣妾先走一步。”便朝蒋玄晖的剑锋上撞去，玉颈被划开一个两寸长的口子，当时鲜血四溢。李渐荣倒在地上痛苦地抽搐了几下，便断气了。

蒋玄晖也有些震惊，他没想到这个女子如此刚烈，下意识地后



退了几步。李晔大叫一声“不要”，发了疯地冲上去抱紧血泊中的李渐荣，脸颊紧贴着她尚有余温的额头，号啕大哭：“爱妃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是朕没用，是朕对不起你，你放心，朕不会让你在黄泉路上孤单的。”

皓月当空，把死寂的院子照得更加惨白，阴冷的秋风又倏然而至，吹乱了李晔的发髻，老槐树被吹得婆娑作响，满地的落叶被秋风席卷，像无归的鬼魂一样在半空中孤零零地飘荡。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凝固，在场的人都收敛了杀气，像木人一样呆立一旁，没有谁想要打扰李晔与李渐荣的亡魂告别。

过了许久，李晔缓缓起身，犹如一具站立的尸体，面无血色，抬头仰望那轮皎洁的圆月，高冷的寒光泼洒在他苍白的脸上，显得那么阴森可怕。他突然诡异地眨了眨眼，似乎在玉盘中看到了李渐荣少女般羞涩的微笑，这使他嘴角泛起了一丝狰狞的笑意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变得有些神经兮兮，语调怪异地碎碎念着“朕该走了”，有气无力地望了两眼院子里的歪脖子老槐树，然后使出浑身力气一头朝它撞去……

“陛下……”正在这时，不知又从哪里突然传来一个妇人凄厉的尖叫声。

兔死狗烹

蒋玄晖等一行人逼死李晔，做贼心虚，陡然听到这声尖叫，心里毫无半点防备，一个个面色惨白，被吓得不轻。不过这种害怕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只一会儿，这群人悬着的心又生起杀气，虎视着院里的西北角——老槐树下。

老槐树下流淌着殷红的鲜血，血泊里躺着一具满脸血迹的死尸，那正是撞树自杀的李晔。李晔的尸体旁，跪着一个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体态略为丰腴的妇人，众人都满脸疑色，谁也不知道那妇人究竟从哪出来的，只知道李晔撞树后，她便从偏房一侧发疯似的冲过来，边跑边凄厉地喊着“陛下”。

蒋玄晖感觉这个妇人似曾相识，他忐忑不安地走近这妇人，仔细端详，一头乌黑的长发半遮着一张有些婴儿肥的俏脸，淡淡的柳叶眉下是一双哭红的大眼睛，高高的鼻梁下那张樱桃小嘴不时抽搐，更增添了这个妇人的柔弱，真让人不由得生出几分怜爱。蒋玄晖却不禁打了个寒战，这妇人不正是李晔的正妻，当今皇后何氏吗？她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？



“皇……皇后娘娘？”蒋玄晖望着妇人那张苍白的脸，满脸惊讶地吐出这几个字。

武士们听说这个妇人是皇后，顿时炸开了锅，逼死了皇帝，还留着目睹惨案现场的皇后干什么？众人都以为蒋玄晖会对何皇后下手，院子里生起腾腾杀气，一个二十多岁叫史太的牙官右手按剑，只待蒋玄晖一声令下便冲上去杀了皇后。

然而蒋玄晖并不想惹事，他此行的目的只是对李晔下手，实无处死这个软弱的皇后的歹心。他见史太蠢蠢欲动，担心会惹出什么祸端，连忙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。过了一会儿，蒋玄晖仗着何皇后懦弱，虚情假意地宽慰道：“昭仪娘娘突发顽疾去世，陛下悲痛不已，为昭仪殉情自尽，还望皇后娘娘节哀。”

何皇后若有所思，回头瞅了两眼横卧在血泊中的李渐荣，清晰地看见她玉颈上的那道剑痕。她顿时浑身战栗，心脏怦怦地跳个不停，好不容易才壮着胆子，蠕动颤抖的红唇，轻声对蒋玄晖道：“可……可是妹妹的脖子怎么会有剑痕？”

“皇后娘娘，不该你知道的你最好别问，你只记住一条便是：昭仪娘娘突发顽疾病逝，陛下不胜悲痛，为昭仪娘娘殉情了。如果娘娘干涉得太多，那微臣就不敢保证您会不会为陛下殉情了。”蒋玄晖加重语气，似乎在威胁何皇后。

何皇后瘫在一旁，惊恐得不敢再发一言，只是一味地抽泣。蒋玄晖稍稍作揖，率兵扬长而去。

次日拂晓，有宫人慌慌张张地跑向梁王府邸，将李晔殉情的噩耗禀报朱全忠。朱全忠很早便起床了，他似乎在等着这个噩耗，然而他闻讯时的表情却是如此惊愕，让人感觉他对李晔的死一无所

知。诚然，李晔的驾崩出乎许多人的意料，他正值三十八岁的壮年，做了十六年的窝囊天子都没寻过短见，怎么会为区区一个昭仪殉情？大唐自开国两百余年来，从未有天子为嫔妃寻短见，就连当年对杨贵妃爱得矢志不渝的唐玄宗也未曾如此。再者，李渐荣突发顽疾而死，这事情是不是太蹊跷了？

朱全忠也深知难以堵住悠悠众口，他似乎在酝酿着什么。须臾，他似喜似悲地对身边的武士说：“快去替本王把敬翔先生请来。”

敬翔是朱全忠帐下第一谋士，此人是个不第书生，但才华横溢，足智多谋。他生得慈眉善目，身材修长，褒衣博带，虽年逾五旬，但精力充沛，眼光炯炯有神，俨然一副大学问家气派。朱全忠虽素喜在人前掩饰，对敬翔却推心置腹，无话不谈，两人的关系正是常人所说的人前君臣，人后知己，一文一武，相得益彰。

此次朱全忠单独召见敬翔，自然是有要事商议，即如何处理李晔自尽一事。敬翔当时随朱全忠在洛阳驻守，对此事颇有耳闻，听下人禀报“梁王派人接老爷赴府中商议要事”，心想一定与天子之死有关，当即差人备轿赶往梁王府邸。

待敬翔在梁王府仆人的指引下拜会朱全忠时，朱全忠身穿一件绛紫色蟒袍，早已在议事房中等候，并且支开了所有人。朱全忠见到敬翔，示意引路的仆人退下，微眯着双眼对敬翔道：“先生近来可好？”

敬翔戴着一顶青色幞头，身着浅灰色长袍，一身打扮虽然朴素，却给人一种儒雅、精神之感。见朱全忠向自己问好，他爽朗一笑：“梁王倒是悠闲得很啊，都这个节骨眼上了，还不忘跟老臣寒暄几



句。难道梁王不知陛下驾崩之事？”

朱全忠会意一晒，叹了口气：“唉，本王正是为此事才来劳烦先生。”

“梁王是否担心天下人怀疑陛下之死与您有关？”

“先生所言极是。不知先生可有何妙计让本王置身事外？”

敬翔迟疑了片刻，语重心长道：“有些话老臣本不当说，但又不得不说，还望梁王不要见怪。老臣深知梁王心怀鸿鹄大志，但凡事都不可操之过急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有些事情得顺势而为。现今梁国虽强盛，但也不足以号令天下，窥测神器之志断不可显露，不然必将成为众矢之的。各镇诸侯虽已不忠于唐室，但其在民间的威望并未完全丧失，将帅们往往假借朝廷的名义相互征伐。故而，梁王实不该急于逞志，置陛下于不可讳，暴露出改朝换代之志啊！这样势必会招致天下诸侯名正言顺地攻打我梁国。”

朱全忠会意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先生所说，本王不是不知，所以才找先生商量对策。”

“既已知晓，梁王何必如此？”敬翔惋惜不已，“事已至此，若想避免各镇诸侯生疑，我们所要做的，就是让他们找不到出兵的借口。”

“那先生的意思是？”朱全忠心急如焚，“只要能退敌，本王一切听从先生吩咐！”

“丢车保帅，另立新君！”敬翔神秘秘地说出这八个字。

朱全忠似懂非懂，问道：“先生不妨明说。”

敬翔道：“兹事体大，如果对外宣称陛下为昭仪殉情而死，老臣猜想这天下无人会相信。故而，为了保住梁王的声誉，陛下之死必



须由一人承担。此外，您还须挑选皇室子弟继承皇位，向天下证明您没有代唐自立之心。如此，天下诸侯虽未必相信，但也难以鼓动天下人将剑锋直指梁国，加之我梁国兵强马壮，他们最多虚张声势而已，不敢轻易开战。”

“此计妙是妙，但本王让何人承担，又以何罪名处置？”

敬翔生性谨慎，尽管朱全忠已支走旁人，但他仍唯恐隔墙有耳，于是靠近朱全忠附耳低言，将详细计划告知于他。

洛阳宫殿里，气氛悲凉，处处缟素，昭宗安详地躺在梓棺中，何皇后及各妃嫔、皇子跪在梓棺旁一个个哭得泪人儿似的。朱全忠身着孝服，率领蒋玄晖、朱友恭等人入宫拜祭李晔，霍然匍匐在李晔灵柩前，放声大哭。

一阵挥泪如雨后，朱全忠抽泣着询问跪在一旁哭得声嘶力竭的何皇后，道：“陛下龙体向来安康，何以忽然驾崩？”

何皇后犹豫了片刻，吞吞吐吐地说道：“此事另有隐情。”

蒋玄晖随声嗔视何皇后，目眦尽裂，何皇后娇躯一震，欲言又止，一味地抽泣。

朱全忠似乎已察觉到了什么，他转过身来示意蒋玄晖等不要轻举妄动，又安抚何皇后道：“陛下既已宾天，还望娘娘节哀，莫伤了凤体。但陛下之事，臣始终觉得绝非殉情那么简单，此事必另有隐情。娘娘放心，这天下还是大唐的天下，您永远都是大唐的皇后，无须讳言，微臣看谁人敢放肆。”

何皇后早已被蒋玄晖的嗔视吓得三魂丢了二魂，尽管朱全忠婉言安抚她，但她仍然不敢当众指证蒋玄晖。她只是低着头一边抽